

# 人一生要读的 60篇杂文

◎ 李秀艳 / 编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心理——灯下杂记  
念刘和  
默的叫卖声——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中国的人命——求官六字真言——偶  
的艺术——孩子——迂缓与麻木——  
主义——「文革」——博物馆——三  
论说谎政治——「上」——人回  
纲法——救世情结与白日的  
的自由——「公偷」——官  
诊报告——钱的极点  
是……什么叫……



【上册】

彩色读书之旅

# 人一生要读的 60篇杂文

上册

李秀艳 编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一生要读的60篇杂文：全2册 / 李秀艳编著. —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34-4652-0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杂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1705号

## 人一生要读的60篇杂文

编 著：李秀艳  
责 编：何 方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 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977号 邮编：133002  
电 话：0433-2732435 传真：0433-2732434  
网 址：<http://www.ydcbbs.com>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6K 710×960毫米  
印 张：20印张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978-7-5634-4652-0  
定 价：59.6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印装有误 随时调换

# 前言

## Preface

杂文是文学殿堂中一种比较独特的文体，它的形式灵活，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具有应用性强和战斗性强的鲜明特点。鲁迅曾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和投枪。”丁玲则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呼吁：“我们的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这些都指出了杂文的特色和重要性。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定数量的优秀杂文，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而且可以获得艺术的熏陶，体味杂文的魅力，使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完美，不留下错过美好事物的遗憾。此外，通过阅读，读者还可以学会使用杂文这一文体，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好助手。

鉴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人一生要读的60篇杂文》。本书从浩如烟海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60篇经典之作，它们代表着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通过它们读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佳阅读效果。同时，编者有机结合编写体例、图片和艺术设计等多种要素，为读者打造出一个彩色的、立体的、极具文化魅力的阅读空间，使读者在轻松学习知识、提高阅读效率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想象空间和文化熏陶。

# 目录 Contents

中国人的心理.....1

马相伯

灯下漫笔.....5

鲁迅

纪念刘和珍君.....13

鲁迅

论雷峰塔的倒掉.....19

鲁迅

为了忘却的纪念.....23

鲁迅

国粹与欧化.....34

周作人

幽默的叫卖声.....39

夏丏尊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43

李大剑

卧着拿薪水.....48

邹韬奋

中国人之聪明.....52

林语堂

中国人的国民性.....56

林语堂

狗道主义.....64

瞿秋白

中国的人命.....69

陶行知

求官六字真言.....73


李宗吾

偶像破坏论.....77

陈独秀

X市的狗.....82

胡愈之



差不多先生传.....87

胡适

“老爷”说的准没错.....91

叶圣陶

骂人的艺术.....95

梁实秋

孩子.....101

梁实秋

迂缓与麻木.....106

郑振铎

“作揖主义”.....111

刘半农

论麻雀及扑克.....117

梁遇春

这种虫.....123

李广田

新世纪 旧希望.....126

何满子

简论市侩主义.....131

冯雪峰

“文革”博物馆.....137

巴金

三八节有感.....142

丁玲

考而不死是为神.....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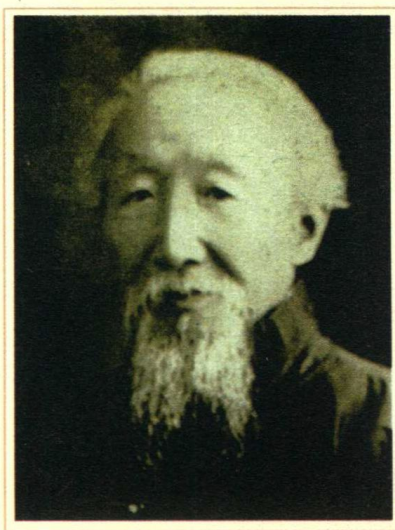
老舍

# 中国人的心理

马相伯

## 人选理由：

一个睿智者对一个民族的日常审查  
近代灵魂关心的开端  
最简约朴素的言语触及最根本的问题



马相伯像

## 作者简介：

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以字行，晚号华封先生，江苏丹徒人。1862年入耶稣会，后获神学博士学位。1869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1907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肯努力，说白些，就是好吃懒作。从这一种心理发展下去，便是亡国亡种的心理。

**作品档案：**

作者：马相伯

写作时间：1935年11月23日

发表时间：1936年2月20日

作品出处：新城书局《一日一读》初版序

大家都是各顾其私，只要自己过得衣食饱暖，什么国家社会，什么公共福利，皆一概不管。就是对于国家现状抱着忧虑，表示不满的，

**20世纪30年代以放映欧美影片著称的南京大戏院**

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野蛮侵略，旷日持久的国共之战也进入白热化程度，国人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苟延残喘。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仍然采取不抵抗主义和依赖国际联盟调停的政策，一些平民百姓也是空怀忧虑之心，只在那里清谈和希望“外力”来拯救自己。图中的大戏院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仍然繁华依旧，竟成为乱世中人们避世的乐土。

也只是在那里嗟叹或希望“天生圣人”来替他们打江山。这里我要说件故事——据说，有两个叫化子在那儿“各言尔志”，一个说，假使我发了财，我买它五百石米，我睡在米堆里；饿的时候左边吃一口，右边吃一口，多么快活！另一个说，假使我发财，我一定买它一大堆棉絮，我睡在棉絮上头，左边冷了，向左边堆里钻钻，右边冷了，向右边堆里滚滚，岂不温暖一世！——这是一件。





又有人说：有一大群虾蟆在池塘里商量，说蚂蚁有王，蜜蜂也有王，为什么我们不要一个王，于是大家就朝着天乱叫，叫得上天不安，从天空里降下一个大木板下来！落在水面上，把这一群虾蟆吓得屁滚尿流，个个都伏在水底，不敢出头。其中有一个胆大地跑出水面，跳在木板上，以为很得意，大叫起来，其余的虾蟆也都相继跳到板上，乱叫起来，上天听得不耐烦，道，这些东西真讨厌，它们要个“王”，好！就降了一条赤练蛇下来。这条赤练蛇下来以后，便把那一群虾蟆吞得干净。凡事之不能自救，不肯牺牲，而只希望外力来拯救者，皆虾蟆之流，叫化子之续也！



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街头

乱世中，各国在中国的租界成了许多人躲避战乱的好去处。一些人也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过起乱世中平静的日子。他们正是作者笔下那些“只要自己过得衣食饱暖，什么国家社会、什么公共福利，皆一概不管”的人。

### 名文赏析：

本文写于1935年，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人的一大恶习：好吃懒做。为了说明这个现象的危害，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两个白日梦：一个是关于发财的“白日梦”。但是做梦者都是“各顾其私，只要自己过得衣食饱暖，什么国家社会，什么公共福利，皆一概不管。就是对于国家现状抱有忧虑，表示不满的，也只是在那里嗟谈或希望‘天生圣人’来替他们打江山。”做梦不是奇怪的事情，问题在于，没有行动，只能是白日梦。生活中不管大小的事情都要我们动手去做才行，但是从中国人的心理看，似乎

明白这一点的人不多；另一个白日梦是希望“外力”来拯救自己。作者把这个看成是妄想，并且说，一个民族如果都这样想，则只有亡国了。除了自己，没有什么救世主能救你。文章语言很平淡，但是所谈的道理却使我们惊醒，尤其在当时的年代里，很有现实意义。

## 背景提示

### 马相伯的《一日一谈》

马相伯的《一日一谈》最初在天津《益世报》上连载。那一年是1935年，他97岁，住在上海。这是一组随笔小品，国际时事、国内经济以及文化问题都有所涉及，另外还有一些老人亲历清末掌故轶闻的回忆。《一日一谈》中的文章轻松自然，庄谐杂出。

1936年初上海复兴书局印行了《一日一谈》的单行本。

### 马相伯的其它著作

《致知浅说》、《拉丁文通》、《灵心小史》、《马相伯先生文集》（正续2卷）等。

# 灯

## 下漫笔

鲁迅

5

### 人选理由：

是鲁迅思想彻底转向革命的标志性篇章

是自“五四”以来思想革命领域的重要文献

其意义在于不但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而且试图通过努力探索，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鲁迅像

### 作者简介：

鲁迅 (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任教。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

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1919年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 作品档案：

作者：鲁迅

创作时间：1925年4月29日

发表时间：1925年5月1日、22日

本文原载：《莽原》周刊第2期和第5期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

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民国时期人们挤兑黄金的情形

当时纸币贬值，人们争先恐后地兑换黄金。国家动荡，经济萧条，人们疲于奔命。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

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

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



1909年《民呼日报》刊载揭露政府腐败的漫画

将腐败的政府比作变坏的罐头，民众的谴责是有力的鞭击，但这样大胆的作为在中国并不多见。

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



### 看杀头

原题《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地迸散了》，原载丰子恺《阿Q正传》（1939年3月绘）。有人被砍头，集体围观议论，不报以同情心，这样的麻木不仁是中国几千年来国民劣根性的突出表现。鲁迅先生在文中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深刻探讨。

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

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钧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 Democracy 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

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赞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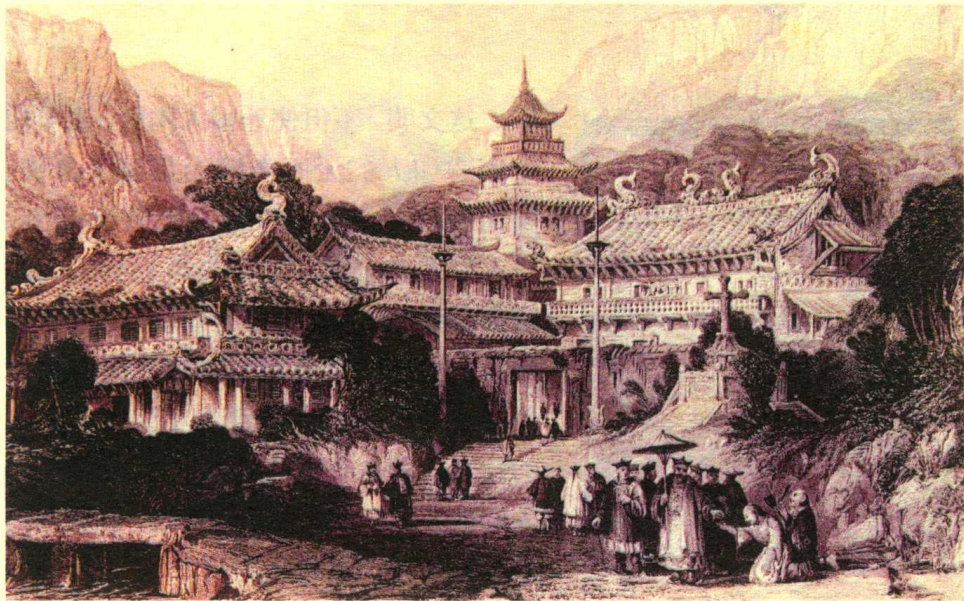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



穿行在石桥上的轿子

外国人曾在西湖乘坐轿子，见轿夫负重而面带微笑，便大加赞美中国人的能忍。这是对中国文明的误解。鲁迅对那种借着外国人的猎奇之心来复古的民粹主义也一直在批判。





舟山普陀寺庙

这是19世纪末的铜版画。雄伟的寺庙前，有身价不菲的官员和富商，更有乞求残羹剩饭的穷人，穷人们受尽封建政治几千年的压迫而未能翻身。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明，只不过是安排给富人享用的人肉筵宴。

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草；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